

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未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論其峻墜矣抑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漢武帝外傳

列仙傳卷上

漢光祿大夫劉向撰 海六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妙眇赤松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泠然雙舉 縱身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 作範司雨

窳封子

窳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窳北山中故謂之窳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爐
揚氣五煙 遺骨灰燼 寄墳窳山
人觀其跡 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載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厥無殘駟 精感羣龍
銜兼殊類 靈虬報德 彌鱗銜響
振曜天漢 榮有遺藋

赤將子與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啜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織亦謂之織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與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逸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初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焉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

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
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
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
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
為烏號焉

神聖淵玄 邈哉帝皇 整葺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敷道無方
假葬橋山 超升昊蒼

僂佺 僂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主毛
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
免免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
至二三百歲焉

僂佺餌松 體逸眸方 足躡鸞鳳
走起騰驥 遺贈堯門 胎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
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
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

云老子師也

壘壘容城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舍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僑
玄牝之門 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煉食雲
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未
為官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
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
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願生 隱身五柞 咀嚼雲英
棲心隙漠 却閉幽室 重關自靡
印改掩封 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
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
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
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
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遇西
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

昔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為 而無不為 道一生死
跡入靈奇 塞兌內鏡 冥神絕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
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
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
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
明服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
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 含德為務 挹漱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真人 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消子

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接食其精至三百年
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
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
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吉
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消老餌木 享茲遐紀 九仙既傳
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琴幽巖 高樓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間皆曰可已矣高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樂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 瑞得鱗鱗 通夢西伯
同乘入臣 沈謀籍世 芝體鍊身
遠代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獲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會 丹火翼輝 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素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能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泰虬龍
潛靈隱患 夏王虐之 神存質斃
風雨既降 肅爾高遊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敷湯將伐紂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運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運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

導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于蒙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與迎而後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

務光自仁 服食養真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沉 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 靡究其向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量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

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

遐哉碩仙 時惟彭祖 道與化新

綿綿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二虎嘯時 莫我猜侮

中疏

中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

有卧石林枕焉 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中疏得之

鍊髓餌精 人以百年 行邁身輕

寢息中嶽 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農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遺數千人以王帛禮之不

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俗費肩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黙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勳 何求何取

避影介山 浪跡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蘇公時復為幕府正獻公城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侯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汗隆 事文去獻

顯茂不窮 密網料設 從禮迅風

杳然獨上 絕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兩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被華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誦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恒其質 玄化志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汗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素廬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諷尼父

論以鳳衰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嶽 長嘯峨嵋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刺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絳山絳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絳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凌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木可為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 爰陟崇綬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濱連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

辭不得恐懼悔為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
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
甫曰橋是袖也我感之以笥今附漢水將流
而下我連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
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橋是袖也我感之

以笥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連其傍採其芝
而茹之遂于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
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頷二女
忽然不見

靈妃艷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珮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
飲水為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
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
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
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御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裁潛載忱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履脫千金 輿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消
彭之術浮遊冀州涿州一作郡之間二百餘年
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樂
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
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 司樂宋官 離世孤逸

浮沉涿中 出躍鱗鱗 入藻清冲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冠先

冠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
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着冠帶好種
荔枝食其飽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
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
家家奉祀焉

冠先惜道 術不虛傳 景公戮之

尸解神逸 歷載五十 撫琴來旋

夷侯宋門 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
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
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
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切伯子

切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夏暑
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
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周客載容 泯跡泥盤 夏服重纒

冬振輕丸 作不肯本 義不獨安

乃眷周氏 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
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
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

去留書以赤玉局一變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寥寥安期 虛質高濤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泰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冷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累世見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 挺直避鏡 靈葵內潤

丹桂外綬 怡怡柔顏 代代同輝

遺播東南 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仲者霽人也賣藥於霽百餘年人以為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隳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

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霽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 請脫其跡 人死亦死

從焉言惜 邀步觀化 豈勞胡驛

苟不親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綽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醇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絃晨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膏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當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頤 擘爾朱顏 頃適趙子 縱任所安 升執栢梯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庭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耆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 道固相關 祝翁傍通

牧雞寄羅 育鱗道洽 棲雞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
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
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
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
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
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
知所之云

朱仲無欲

柳寄賣商

俯窺驪龍

捫此夜光

發跡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
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
之後以遺于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
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
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胸曰脩羊公謝天子後
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翰奇含靈 枕石大華
餐茹黃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度
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
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
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
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丘君立
祠焉為稷承奉之云

穆丘洞微

脩道靈山

鍊形濯質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攜琴來延

戒以升陟

逆觀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
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
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
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
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實
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

崔子得道 術兼秘奧 氣瀉降喪
仁心收悼 朱幡電麾 神藥捷到
一時獲全 永世作效

列仙傳卷上

十六

十六